

教师必读文库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WaiGuo JiaoYu MingJiaMingZuo JingDu CongShu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一辑·第十九卷)

[俄]К·Д·乌申斯基

(К·Д·Ушинский, 1823—1870)

国民教育思想与《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等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G40
166

教师必读文库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译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一辑·第十九卷)

[俄]К·Д·乌申斯基

(К·Д·Ушинский, 1823—1870)

国民教育思想与《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等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一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11

ISBN 7 - 80135 - 732 - 9

I. 外... II. 北... III. 教育名著 - 作品集 - 世界文
学 IV. I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1 号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一辑

乌申斯基国民教育思想与《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等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译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开本:1/32 印张:180 字数:4677 千字

ISBN 7 - 80135 - 732 - 9

全二十册定价:526.00 元(册均 26.30 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100024 Tel: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webmaster@BTE - book. com Http://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5 年 11 月

目 录



外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一辑·第十九卷

乌申斯基国民教育思想与《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等选读

上 篇

乌申斯基国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著作导读

乌申斯基的教育活动和教育著作	(1)
论教育的民族性思想	(4)
《人是教育的对象》中几个重要问题	(9)
国民学校教育	(23)
语言教育	(24)
教育与教养	(26)
乌申斯基教育思想评价	(28)

下 篇

乌申斯基教育论著选读

第一部分 《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选读	(33)
序 言	(33)
第一章 欧洲教育的共同历史基础	(35)
第二章 德国公共教育的特征	(39)
第三章 英国的公共教育	(41)
第四章 法国的公共教育以及贾科多方法简述	(50)

第五章	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共教育	(62)
第六章	各民族的教育理想和德国的教育理论;该理论的拥护者和反对者	(74)
第七章	性格。它的各种要素。气质的遗传性。生活与教育对性格的影响。人的性格中的民族性要素	(98)
第八章	教育与性格。民族性在教育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104)
第二部分	教育文论选读	(113)
	劳动在心理和教育上的作用	(113)
	教 育	(138)
	有意识地 and 慎重地对新生后代施加影响	(139)
	培养儿童对自己机体的支配力	(143)
	论习惯的培养	(149)
	论情感的培养	(162)
	论课堂纪律	(216)
	对我国的儿童我们应该怎么办?	(219)
	国民教育的基本思想	(231)
	星期日学校	(247)

乌申斯基的教育活动和教育著作

康斯坦丁·德米特利耶维奇·乌申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Ушинский, 1823—1870年)是俄国著名教育家。他于1823年2月19日生于都拉。1833年入诺夫格勒—塞维尔斯克中学学习。1840年升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844年毕业后又为取得教授学衔继续学习了两年。1846年,他任雅罗斯拉夫法律专科学校的代理教授。1849年,由于拒绝帝俄教育部关于送审讲授提纲的无理要求而被解除职务。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的社会改革和教育运动对于乌申斯基教育思想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当时教育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反对帝俄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反对帝俄为维护农奴制与封建等级教育而把德国的教育奉为楷模,极力效仿,同时,提倡民族性的教育,大力宣传爱国主义精神。这种思想反映在乌申斯1857年发表的《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之中,所以说,《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是六十年代教育改革运动的产物。

1859年,乌申斯基任斯莫尔尼女子学校的学监。他不顾校长和反动教师的反对,对该校进行了改革,实行新的教学计划并重视俄语教学。这时,他由于进步的教育活动而受到迫害。1862年夏,他被解除学监的职务,并被派出国外考察外国的女子教育和编写教育学教科书。正是在这一个时期,他考察了瑞士、德国等许多国家的教育,写作教育论文,编写了《祖国语言》和《祖国语言教学指南》。同时,他在当时心理学成就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名著《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二卷,并为第三卷搜集了资料。

1867年,乌申斯基返回俄国,因身染重病,于1870年12月22日逝世。

在教育思想史上,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的突出特点是,把宣传建立俄国独特的教育学体系与反对帝俄“摹仿,德国的封建教育结合起来,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并且努力清除德国教育在俄国的不良影响。在乌申斯基看来,教育学应该以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为基础。他根据这种思想编写了《人是教育对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我们现在出版问世的‘教育人类学’(即“人是教育的对象”——笔者),第一卷里,我们叙述了我们认为必要叙述的不很多的生理学材料,以及从最简单的原始感觉到最复杂的理性过强的整个意识过程。”而在《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二卷里,乌申斯基论述了精神感觉过程,说明了情感、意志、欲望等问题。

作为一个教育家,乌申斯基具有非凡的教育才干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他先后在雅罗斯拉夫高等法政学校、加特钦纳孤儿院、彼得堡斯摩尔尼学院和国民教育机构从事实际教育工作。在1862—1867年间,他对德、英、法、意、瑞士和比利时等国的中、小学校、师范学校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真研究了这些国家的女子教育,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并在考察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乌申斯基具有渊博的学识修养和深厚的理论根基,他善于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阐明教育问题,他借鉴和吸取了从夸美纽斯到赫尔巴特等教育家的教育学说中的进步思想。正因为乌申斯基既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又长期从事教育理论研究,他写出了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的教育巨著《人是教育的对象》。在这部教育巨著中,作者对教育学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进行了周详的论证,分析了人的复杂的生理—心理过程,揭示出人的身心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对教育和教学提出了许多独到和有益的原则。他的许多精辟分析和见解迄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其他教育论著。

在乌申斯基的教育理论遗产中,“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一文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乌申斯基阐发了有关教育的民族性

的思想。首先,在他看来,教育不同于科学,因为科学反映的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科学是人类共同财富;但教育的研究对象首先是“人的性格”,它有民族性,是由民族的本性和历史形成的,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特殊教育体系、教育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特殊手段。乌申斯基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关于人的独特观念,这种关于人的独特观念植根于这一民族的社会生活,并且,它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如果说,一种关于人的理想在五十年前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东西的话,那么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它的价值就完全不同了。这种观念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也会发生变化,不过,这种变化只是“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同一种形象的反映。”社会的这种关于人的观念“是社会舆论得以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对教育提出的要求的特性得以形成的根源”。

乌申斯基周详地分析了德、英、法、美等国的公共教育,证明上述诸国的教育都有各自的民族特性。由此出发,他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德国式的教育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教育要培养的是“一般的人”,“某种抽象的共同国家的公民,即属于整个世界的公民”。这种教育理论还要创立一些万能的、“所有民族都要遵守的”法规。乌申斯基认为,这种万能的教育法规是脱离实际的,他强调,在制订教育方面的条例和法规时,这该考虑到“民族和时代(或历史)的特点,”否则这些条例和法规就不可能有活力。乌申斯基在分析了德国的教育理论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按德国教育学培养出来的人并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属于整个世界的公民”,而是“最完美的德国人”,而“德国的教育学也只不过是德国的教育理论”。

但是,乌申斯基在强调公共教育的民族性时,并不否定在各民族的教育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东西。他说,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各不相同的正是教育的基础、目的以及教育的主要方向,至于“教育的某些细节,却可以而且往往自由地从一个民族传播到另一个民族。”乌申斯基十分肯定地强调:“可以而且也应当借用别国发明的手段和

方式,但却不能借用表现出别国特征的体系。”可见,在建立和发展民族教育事业中,首先应考虑到的是民族的教育特性,在乌申斯基看来,“一个民族的公共教育的特性表现得越明显,它就越能自由地向其它民族借鉴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指出:“由本民族自己创造并且建立在民族性基础上的教育体系,具有巨大的教育力量”,“只有民族教育才是民族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积极手段”。

论教育的民族性思想

乌申斯基在《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中有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的民族性思想。那么,什么是民族性呢?他认为,所谓“民族性”,就是每一个民族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了人民的意向“他写道:“唯有一种众人所共有的天赋性向,教育可以永远地指望于它,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民族性。”^①于是,他要求教育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他明确地指出,“如果教育不愿成为无能为力的东西,它就必须是民族的教育。”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他提出这种思想是有针对性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因为当时沙皇政府为了维护正在瓦解的农奴制,在教育方面,轻视俄国人民的创造力及其文化传统,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和教育,特别是德国当时所推行的古典主义的教育以及加强学校的等级性等措施,正符合沙皇政府的需要,于是,俄国统治阶级极力颂扬德国那种带有浓厚封建皇统的教育。面对这种现状,乌申斯基抨击沙皇政府所实施的教育政策,反对对西方文化和教育顶礼膜拜的态度。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俄国应该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还是寄

^①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张焕庭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62页。

望于“模仿”德国教育？针对这个问题，乌申斯基指出，民族性是国家历史生活的唯一源泉，俄国应该建立民族性的教育。基于这种认识，他强调教育的民族性。

乌申斯基所提出的教育民族性原则是具有独创性的。这一原则可贵的创新精神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把教育的民族性思想与维护民族的尊严结合起来，相信俄罗斯民族具有伟大的创造力。乌申斯基从教育的作用的角度论述了教育对于民族意识的发展的意义。他说：“公共教育加强和发展着人的民族性，同时因为发展了他的智慧和自我意识，就有力地一般地促进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①所以，俄国的教育应具有民族的特性。俄国的教育应以爱国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人民和青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乌申斯基说：“公共教育给民族性格的内心深处带来意识之光，并对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语言，文学、法律，一言以蔽之，对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有力的良好的影响。”^②

乌申斯基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俄罗斯人民创造了优美的语言、文学、音乐、绘画等，表现了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

(2) 乌申斯基把教育的民族性与人民性联系起来，他主张人民应该自己掌管教育。乌申斯基说明，俄国教育的民族性，应表现在它是符合人民的利益这一点上。因此，他要求根据俄国人民的生活特点来建立自己独特的教育。而从历史发展来看，这一点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对青年一代的培养与教育上。因为，“一个民族的新生

①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张焕庭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页。

②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张焕庭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页。

一代的有机体则自身带来保存和继续发展民族历史性格的可能性。”^① 因而对青年一代加强民族意识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民族性在人身上的力量愈大，他就愈容易在自己身上看到民族性的要求。”这样，乌申斯基提出，人民应该自己掌管教育。他曾经说过：“谁要是熟悉俄国的历史，谁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国民教育交给国民。”

(3) 乌申斯基说明，祖国语言是民族性的集中表现，应该加强俄语教学。在乌申斯基生活的时代，由于沙皇政府崇拜西方文化，因而那些为贵族子女而创办的学校中，忽视俄语教学。乌申斯基对此现象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远在有史以前就已开始了的全部精神生活的一朵最瑰丽的、永不凋萎的、永远开放着的鲜花。”很清楚，在他看来，民族的语言体现着民族的特征。所以，他主张在学校里应加强俄语教学。他不仅在担任斯莫尔尼女子学校的学监时亲自推行加强俄语教学的改革，而且还编写了《祖国语言》教科书和《祖国语言教学指南》。他在《祖国语言教学指南》中有系统地论述了进行俄语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这对于广大教师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

在乌申斯基看来，祖国语言是丰富而深刻的，它反映了祖国的自然及其民族的精神。他说：“祖国的苍穹、空气、自然现象、气候、田野、山脉和洞谷、森林和河流、暴雨和雷雨，都在语言中通过民族精神的创造力化为思想，化为图画和声响——所有这一切都是祖国自然界的深刻而充满着思想和情感的声调。”^②同时，在《祖国语言》里，乌申斯基还说明，祖国语言“还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针

①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张焕庭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页。

②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张焕庭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对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人民一代跟着一代过去,但是每一代生活的成果都保留在语言里,成为传给后一代的遗产。一代跟着一代,把各种深刻而热烈的运动的结果、历史事件的结果、信仰、见解、生活中的忧虑和欢乐的痕迹,全部积累在祖国语言的宝库里。”^①这样,他就把坚持教育的民族性与对儿童的语言教学统一起来。因为从民族的精神生活方面来看,语言是最生动、最丰富而牢固的一种联系,它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各代人民联结为一个伟大的整体。显然,必须在学校中加强俄语教学,使儿童学好语言。“因为民族的语言乃是一个民族完整的有机创造,它从民族灵魂处的某个深奥莫测的地方生长出来,成为自己的民族特征。”^②语言是“最伟大的人民导师”。可见,他十分重视俄语教学,这一点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民族性思想。而从民族性的思想的角度来看待学校中的课程设置并说明它的意义,这在教育思想史上是一种创新。其历史意义在于揭示了教育发展的民族化方向。

从教育理论的角度来看,乌申斯基所论述的民族性的教育的具体表现是:

第一,各个民族要建立符合自己民族特点的国民教育制度。乌申斯基在《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这部著作的第八章里,当他在说明“民族性在教育上起怎样的作用”时,分析了德国的教育学的本质后,从理论上作出总结说:

“(1)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理论上,并没有一切民族所共同的国民教育制度。德国教育学无非是德国教育的理论而已。

①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张焕庭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488页。

②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张焕庭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殊的国民教育制度;因此一个民族抄袭其他民族的教育制度是不可能的。”^①

显然,乌申斯基所概括的结论充分地说明:俄罗斯民族应该建立自己的国民教育制度。这种看法在当时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沙皇政府教育部“模仿”德国的教育及其制度,坚持教育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表现俄国教育家在这个历史时期坚持以民族性的思想为指导建立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教育学体系。当然,我们还应该指出的是,乌申斯基虽然反沙皇政府抄袭德国的教育,但是,他仍然重视其他民族的教育经验。他认为,“其他各民族的教育经验是一切民族的宝贵遗产。”各民族为发展国民教育与教育科学,应该互相学习。这种态度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从教育内容来看,民族性的教育应该加强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儿童热爱祖国的情感。乌申斯基认为,以民族性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应该通过俄语、历史、地理以及伟人传记的教学,培养儿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看来,教育的民族性集中地体现在爱国主义教育之中。他指出,爱国主义情感是一种最神圣最高尚的情感。教师的职责是要培养儿童具有这种情感。他说:“民族性的情感在每个人身上是那样的强烈,是一个人的一切神圣的和崇高的品质毁灭之后,它才最后死亡。”由此看来,在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中,紧紧抓住爱国主义教育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把爱国主义思想扎根在人民的意识之中,培养他们履行公民义务的精神,具有为祖国而献身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能激励人民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努力奋斗。

由上所述可见,乌申斯基以民族性思想为基础建立的教育理论,

^① 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张焕庭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65页。

是一种独特的教育理论。它以民族性原则为指导,说明了必须建立符合本民族特点的国民教育制度,强调对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重视俄语教学。这样,通过民族性这个核心组成了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坚持了教育的民族化道路,这是正确的。

当然,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乌申斯基的教育民族性思想从其实质上来看,是属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范畴的。而他在论述关于教育的民族性时仍然带有宗教思想的色彩,这是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在教育理论中的反映。我们在研究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时,应该注意这一点。

上面,我们阐述的是乌申斯基《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中关于教育的民族性思想。下面,我们谈谈他的名著《人是教育的对象》中关于教育目的、心理规律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等问题。

《人是教育的对象》中几个重要问题

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一书是从序言开始的。在这篇序里,乌申斯基提出了关于教育的目的以及什么是教育学两个重要的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十分明确地了解教育事业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他以建筑师建筑房屋为例说明,如果一个教育家不能明确确定他的事业的目的,那么,就同一个建筑工程师在开始建造新房前还不知道自己要建造什么房屋一样是不应该的,在这里,人们会问,乌申斯基所确定的教育目的是什么,他指出:“完善的教育可能使人类的身体的、智力的、道德的力量得到广泛的发挥。”^①这就是

① 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李子卓等译,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说,他要培养的人,不仅是身体健康的人,而且是在智力和道德方面获得和谐发展的人。“只有智德兼备的人,才是一个完全良好的可靠的人。”由此看来,他所提出的教育目的具有两个特征:

(1)使人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获得发展。从人的体力的发展方面来看;乌申斯基在《人是教育的对象》一书中的“生理篇”(从第一章至十七章)专门论述了人的肌肉、感官、神经系统的生理结构及其锻炼的方法。他说明,人的智力的发展与人的身体是分不开的。他要求教育工作者要从解剖学、人体生理学、病理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关系中来研究对于人的教育问题。他十分重视儿童智力的发展。在关于思维与语言以及俄语教学等问题的论述中,他指出,学生学习科学知识与发展智力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并着重说明了让儿童学习祖国语言对于发展他们的智力的意义。

(2)重视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乌申斯基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这样写道:“我可大胆地提出一个信念:道德的影响是教育的主要任务,这种任务比一般地发展儿童的智力和用知识去充实他们的头脑好得多。”在他看来,培养儿童具有热爱祖国、遵守纪律、自尊自爱的品质以及热爱劳动的精神是十分重要的。他特别重视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他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从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都是需要的。针对这个问题,他说:“体力劳动是发展和保持人的体力、健康和身体官能所必需,这是无须证明的。”但是,脑力劳动对发展人的体力和维持人健康与正常状态也是必需的。“如果在人的活动中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对人的健康是最有益的。”这种看法无疑是对的。

乌申斯基在《人是教育的对象》的序言里还论述了教育的作用问题。他把教育分为狭义的教育和广义的教育。他认为,学校的教育是属于狭义的教育。这种教育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有重大的作用。他说:“在儿童和没有得到完全发展的人所不可抗拒的这些影响中,有许多东西已经由人自己在他的连续的发展中改变了,而这些改变

是从人自己的心灵中预先有改变产生出来的。有意的教育，一句话，学校与学校的学习与秩序，对这些精神上的改变的引起、发展或抑制，可能有直接的和强大的影响。”^①然而，他又明确地指出，学校和教师“绝对不是人的唯一的教育者。”而对人的发展来说，“无意的教育：大自然、家庭、社会、人民及其宗教和语言，一句话，自然与历史，就这些广泛概念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也有同样大的效力，也许是对人有最大效力教育者。”^②可见，他认为社会教育在人的发展中也有重大的作用。于是，他要求教育工作者要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统一起来，以达到教育的目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认真学习，加强修养。因为教师不仅要进行教学，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而且，他要对儿童进行品德教育。教师也是一个教育者。

乌申斯基在《人是教育的对象》的序言里还说明了什么是教育学这个问题。他认为，“教育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学艺——是一切学艺中最广泛、最复杂、最崇高和最必要的一种。”^③而这种学艺“是以科学为依靠的，是从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中引申出来的。”所以，教育学这种学艺“依靠着许多广泛而复杂的科学。”正因为它与广泛的学科相联系着，然而，“如果教育理论不再建立毫无根据的规则，而去经常参考处在经常发展情况中的科学，并且从科学所获得各种事实或事实的比较中引申出教育规则来的话，那么，教育理论也就会随着各门科学的完善而完善起

① 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李子卓等译，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8 页。

② 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李子卓等译，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8 页。

③ 乌申斯基：《人是教育的对象》，李子卓等译，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7 页。